



## 初夏梧桐

■杨林

五月的梧桐花  
沉甸甸的  
像一串串音符  
挂满了枝头  
摘一朵放在嘴巴里  
甜甜的  
像跳动在舌尖上的回忆  
追逐着儿时的梦……

几只黄蜂在簇拥下忘形  
这是五月的悸动  
犹如夏日的时钟  
唤醒了春眠小城  
捡起洒落满地的陶醉  
轻轻装进久违的心扉  
任时光静静流淌沉浸  
我把夏日芬芳一饮而尽……

## 城市的痂

■曹玉凤

车站,是城市过客最熟悉的地方。

涌出的公交车,会带着人们去往自己想去的归属地。以前在城市学习时,每到周末,经常会只剩下两块钱,那是回家的路费。我拼命保护着它们,穿越嘈杂的马路,直奔车站,就像捂着新鲜的急待愈合的痂。城市的阳光泼在身上,跟着火了差不多。柏油路是热的,空气是热的,被燥热包围的人们,有着我看不懂的表情。法国梧桐的叶子无精打采的,几乎被烤干了所有水分。那时的我总是万分想念家里土腥味很浓的空气和话语,因为只有他们,才能让城市留给我的伤痛缓和、痊愈。而后来有幸在城市扎根的朋友,也会不定时地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里,带一些跟他们一样从那块土地上长出的土物,慰藉日渐贫瘠的脾胃。

有时会有一种错觉,我总以为是农村孕育了城市,而城市却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被分娩,那连着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脐带,一直在进行着新鲜的血液交换,根本不敢间断。

笔直的马路上有很多的拐角,那里开着不少取名奇异的美发屋,店里的人有着夸张的发式和妆容。刚好经过一家店时,没有顾客,一个女子端坐在一张椅子上,对着镜子发呆,从背后能看到高耸的发髻和修长白皙的颈项,而镜面映出的脸,涂着厚厚的伪装,让人不敢胡乱判断年龄。她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?城市,是不是真的可以满足她的需求?而她真正需求的又是什么?

而更深处的角落,有着更多凌乱,纷扰和混沌的心,他们没有可以攀附的大树,没有可以依赖的根基,更没有可以回头的岁月。

路上依旧聒噪,很多橱窗上都写着“跳楼放血价促销”之类的宣传语,像店家发自肺腑的倾诉。还有一些干杂活的民工,依旧在树下焦急地等着雇主前来。他们的装束让人们一眼就看出这是异类的群体,在城市,他们被不停地排斥,却又被不停地需要着。豪华与高档的酒店林立,进出的人们好像也跟这里的招牌一样高贵,他们春风得意,挥金如土。在路边一个简陋的小吃摊,背着吉他的男子满足地吃着一碗素面。他身边的法国梧桐,正迎着灌满汽油味的风,悄悄地脱落着一层又一层老痂,然后再长出一层又一层的新痂,那里面,有着匆匆的路人所不知道的感觉。

我找了一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后,公交车就趁着黄昏驶在了路上,扑面而来的是路两边法国梧桐茂密的枝叶。不知为什么,我觉得这枝叶竟突然像极了捂着城市的痂,它正不顾一切地捂住着发炎的城市。而我乘坐的公交车,却像一把锐利的小刀,在城市拥挤的路上,又划出一道新鲜的伤口。

# 无法抵达

阅读里尔克这首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冒险,因为我的理解或许根本无法抵达诗人的心灵深处。但是我又不甘心于沉默不语,于是我依然要把自己的精神冒险付诸文字,即使浅陋,也是一种理解的尝试。

里尔克告诉我们,这个时刻是沉重的时刻,在这个时刻,世上有人在哭,有人在笑,有人在走,有人在死。如果仅此而已,那没有什么可沉重的,而是世上人们的一种生存常态。生老病死,悲欢离合,成功与失败,发达与落魄,都是庸常人生之曲,每个时代都在上演这样的戏剧。一代又一代,常演常新,百看不厌。然而,诗人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,他告诉读者,那是在哭我,笑我,走向我,死了还望着我。并且,这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。为什么会这样?诗人究竟发现了人间的什么秘密?又领悟到了什么样的天启?

■房子

那孩子从一条泥泞灰暗的村路上,向东走去,他小小的背影瘦削而孤单。他的影子一点点地移动,经过路两边的几棵大树,他停下来,朝天上张望。那一会,一只麻雀从低矮的枝条上,飞走了。他表情沮丧,继续往前走。一个身子弯到接近90度的老太太,从他身边走过。他看了老太太一眼,被她深陷的两个眼窝,吓了一跳。她手里的拐杖,脆弱地敲击着路面。踏踏地响着,每一下,都很有力。他的心脏感到了击打。

孩子害怕年老的她跌倒,眼里有些恐慌。他加快脚步,走到几间牛棚的地方,又站在那儿。他觉得有些头晕,白花花的太阳,要吸走他身体仅有的能量,四周的事物在知了的叫声中,有些死寂。他感觉到呼吸困难,又挪动两步。他走不动了,蹲在地上,努力呼吸了两口。

一会儿之后,他抬起低下的头颅。他头顶上,稀疏的头发,

无缘无故是一种状态。天下之事并非有因就有果,也不一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。如果天下的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因果相连,那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状态。或许,无缘无故才更有意味,不然诗人为何把这一时刻称为沉重的时刻?

哭我什么呢?是哭我肉身凡胎,重物质轻精神?是哭我如西绪弗斯运石上山,终身劳役而无法挣脱?还是哭我麻木于非人状态已没有觉醒之希望?低俗浅薄愚昧迷信之我,在别人的哭声中是沉沦还是觉醒?只知一味活着,不知道寻人生意义的人应该让哭者伤心不已。人啊人,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?晨钟暮鼓也敲不醒,哭者不由悲从中来。

笑我什么呢?而且是在夜间,夜间的笑少有欣赏之笑,多是恐怖之笑、讥笑与冷笑。是笑我把浮浅当深刻,把谬误当真理?还是笑我把骗子当朋友,认小丑

像麦田的草,些微地发黄。前面一棵梧桐树,或者因为拴过牛羊或者马匹,树皮脱落得异常光滑。上面的梧桐叶,也显得很稀少。他渴望那点阴凉。他走了过去,坐到那片阴影里。低下头,看到自己筋骨突出的胸脯,黝黑的肚皮,在轻微地起伏。他伸出自己的手,抚摸着,感觉里面跳动的心脏。

听到肚子咕噜着,他知道饿了。这时,脑袋愈发地沉重,四肢无力。脚趾头,突然有些痒痒的,几只蚂蚁,正从他黑色的脚趾甲上爬上来,已经爬到脚面之上了。那一会,他没有动。这些小家伙们,在他的身体上行走,让他感觉很奇妙。他嘿嘿地笑了,继续看蚂蚁沿着脚面爬上脚脖子。等到这群饥不择食的家伙在小腿的绒毛里行走时,他开始伸出手,一只只地把它们捏在手里,然后一个一个地把它们碾死。

这时候,半米远的地方,一

当君子?或者笑我精神寄人篱下,一生惶恐,没有归宿?

那个走向我的人,是天使还是魔鬼?他的到来会给我带来什么?是福音还是灾祸?我有理由不接待他吗?他是想与我同行还是做我的影子?是想救我出思维的泥潭还是想置我于死地?

还有那望着我的无缘无故死去的人,他究竟想告诉我什么,还是希望我为他做点什么?死亡是我生命的终结,我不惧怕死亡,但我应该怎样死去?死亡有意义吗?为什么大多数人是那么渴望生而惧怕死?生命之轮滚滚,生命之焰烈烈,从出生之日,我们就开始抗拒死亡,但死神的目光从未从我们的身上离开,看你能挣扎多久。望着我的人难道想告诉我一点死亡的秘密?

诗人的感受有着巨大而玄奥的精神内容,面对他所营造的任何一种情境,我都觉得不易表达自己的理解。语言在这里制造了

群蚂蚁,围绕着一个东西啃食。他惊奇地发现,那是一块花卷,大概是高粱面和地瓜面卷成的。这是一个奇迹,不管是谁丢在这地方的,这让他非常兴奋,一伸手就拿了过来,另一只手快速地拍打掉上面盘踞的蚂蚁。他把这半个花卷送入口中。

吃完花卷,他站了起来。穿过牛棚旁边的一条小巷,就可以到母亲磨食料的一个茅草屋了。庞大的水牛,在一个搭着的草棚下,站立着,有几只水牛的身体一半都在牛棚外了。牛屁股上的牛尾巴,在来来回回地抽打自己黑褐色的躯体。那上面一群群的苍蝇被赶跑之后,马上又围拢过来。他站着不远处看着,他想冲上去,用自己的巴掌去拍那些苍蝇。他靠近时,那牛的蹄子,突然弹跳起来。他被吓住了,站着不敢动弹。

后来,他来到母亲的磨房。这天母亲,与四位同龄的女人,在生产队的小屋里,围着一个巨

复杂的世界,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晕头转向,没有能力来面对他所营造的非凡的意境。在我身处的汉语环境里,找不到这样的精神对应物,于是形不成强烈参照。唐诗宋词的大家们不关心这样的问题,他们在“怎一个愁字了得”的情感世界中滚爬。虽有呼天抢地的情感抒发,但却难有里尔克这样的精神质量。这是一种思绪的局限,是面对俗世面对天国的分野,我们不应苛求我们的祖先,而是应该苛求我们自己。虽然里尔克所挂怀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,我们以自己干涸的心灵去认识并寻找进入的路径几乎是徒劳。但我们不能停住自己的脚步,在挣脱了“修齐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圣训之后,我们开始追问灵魂,展开内省,沿里尔克递过来的思维之梯向上攀登,何时能够与里尔克产生精神的共振,那即是“沉重的时刻”的到来。

# 1976年的饥饿

大的石头磨盘在转圈。上层的磨盘,用芦苇折子圈着的大麦粒,在不停的旋转中,逐渐地降低着高度。大麦粒从中间的孔中漏到两个盘石的中间,靠着不停地磨盘转动,大批的麦粒被碾碎,从四周的几个孔中流到下面放置的口袋里。他钻进了那个小屋,偷吃了一把喂牛马的食料,后来被母亲赶了出来。

下午4点左右,他带着钥匙回家了。他找到柜子,搬开那个巨大的箱盖,从一个柳条筐里,拿出一个黧黑的地瓜窝头。他搬了一个小木凳,一个人坐在过堂里,一边吃,一边走到靠西墙的水缸边,拿起一个葫芦瓢,伸进水岗里,舀出半瓢水,咕咚咕咚喝到肚子里。那清凉的水,流了他一肚皮。

这天应该是1976年9月9日,村头的大喇叭里,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。声音说:毛主席逝世了……

■陈融

瘾”、“毒品上瘾”就远没有这样的待遇,它们既名之为“病”,就被无情打入清除之列。

正襟危坐的阅读只适合公共场所,除了向人显示你在读书之外,我想象不出正襟危坐有何意义。就像写作只是一个人的事一样,阅读也是一个人的事。最好的阅读地点在家中,最好的阅读空间只有阅读者自己。书房的大书桌前,客厅的长沙发上,晨风吹起白纱窗窸窣细语的阳台的木椅上,卧房里的柔软睡床上,小餐厅里被我多次写入文中的原木餐桌旁,都是喜欢的处所。每一处所,每一时刻,都有适合的书籍可供阅读。歪着,躺着,靠着,阅读的姿势随性情而定,只是没有正襟危坐。人近中年,现在不得不承认,阅读是我有限的读书史上最能与内在契合与神灵相通的方式。

所有的阅读者都知道,我们不仅会读到清风朗月、才子佳人,还读到过痴缠不舍、灵肉撕裂。生命的欢畅与苦痛、明亮与阴暗,人性的恶与善、平和与纷争,每分每秒都处于拉力锯状

态,有人从中读出了人类共同的大悲、愿景,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书写史,那是一个人对着自己的清谈。这清谈也许师出无名,也许不惹人侧目,但只要是真实触摸到生命内核、对文字怀抱虔敬心意的,都应得到世人的尊重。

可我知道,还有一些人是选择只做阅读者的,他们涉猎甚广,绝少写作,更不会像野山雀般聒噪地用文字换来世俗的赞美,立下象征荣耀的纪念碑。他们是担心自己的书写会阻挡阅读的纯粹美感,还是害怕自己又给这日益沉重的世界制造了更多文字垃圾?这些我都不得知,但在我身边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些人。

我在为他们庆幸的同时,也深感惋惜,假如他们偶一出手便不同寻常,是不是可以就此镇镇那些从流水线上诞生的文字批发商们,羞羞那些无知便无畏地行走于江湖的宵小们?

他们是自私的,但所幸世上还有这样一群清醒的自私者。

假若有一天,自感写不出更好的文字,我也愿意做一个纯粹的阅读者。